

2014, 马的诉说

□白衣飞霜

一到2014年,我们就被推到了人类世界的前台。人类开始为我们欢呼,我们在喧嚣中变得精神,变得疲惫,变得忧郁。面对铺天盖地、风雷滚滚、如潮如涌般的对我们的礼赞,我们激动不安,且心存忧患,几度欲言,几度又止。大过节的,生怕扫了大家的兴。现在春节就要过去了。作为被歌颂的对象,在人类如火如荼的发言过后,我们想在节后片刻的宁静里,以月光的温度,溪水的透明,动物的简单,说说自己的想法。

作为马,我们也是有想法的。人类用知识、理性表达自己的想法,逻辑很复杂;我们用皮肤感知、基因应答,也能够简单地梳理和表达自己。

我们发现,人类是十分喜欢赞颂的。赞颂能激发斗志、激发潜能,这是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生命态度。所以,我们感谢人类,把自己宝贵的、更多适合人类的赞美之词用在了我们身上。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成千上万的关于马的美妙的词语像燃烧着的片片火焰,在广阔宇宙,万里山川,网络世界,手机屏幕,飞来飞去,给力社会,给力众生。人类由此多了些豪壮,多了些激情,多了些力量。但是,在对马的所有赞誉里,我也听到了一些不一定不和谐,但一定不够客观的音调。比如“马上系列言论”太过嘹亮;马上有钱,马上有房,马上结婚,马上照办等。这种言论过于急功近利,忽视过程,强调目标。我们想还是别“马上”了先“上马”吧。稳稳神,别急躁,勤琢磨,慎决策,然后一步步一个脚印地走向目标。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跑得太快了会急不择路,会失之粗糙、肤浅、简单,会陷入形式主义,会最终影响生存与发展的质量,影响幸福感。再如,对马的神化。我们只是一匹马,上天让我们以马的肉身存世,就是让我们自然承担起基因里注定的一切,自然化、生活化地去劳作、去生存,没有那样崇高,也没有那样神圣。但如今,人类有点太不理性了,可劲地赞美我们,让我们快要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马,要我们驮着和平,驮着希望,驮着未来。我们真感到害怕。如果真把我们弄成“驮着空气嚼星光”的神马了,就一准应了马云的“浮云论”。人类呀,再不要以人定胜天的勇气鼓吹我们了,我们神得超过了人。咱们互换一下角色如何?客观地说,我们还真不愿和人换角色,也换不了,我们只尊重祖先给我们的基因。我们不懂人类的理性,我们认为我们的基因就是我们最大的理性,说到底我们还得吃草。这几天,在雪花一样稠密的赞扬声里我们都有点心绪恍惚了,一个简单的属相而已,人们就敢把我们往神处吹,吹得太高了,活生生把我们和其他属相的十一个姊妹们的距离拉大了;属马的人和他的兄弟姊妹们的距离也拉大了。我们动物们的距离可以因听不懂人话而忽略不计,但是,有着各种属相的人却要惨了,他们的内心会因此很受伤。所以,我们想温馨提示一下:就让我们这些各具特色的动物们做个大文化中的小符号吧,就让我们自然、平等、亲亲热热、和和气气地相处着吧。

有时候,用皮肤或者基因去想,我们当马的也有很多优点,这是我们生命意义之所在。一是懂得感恩。那些喂我们草的人、和我们一起劳动生活的人,那些尊重马能用肢体语言和我们交流的人,那些喜欢到马厩里看望我们、访贫问苦、嘘寒问暖的人,那些常常用刷子为我们梳理、并用清水为我们洗澡的人,那些自己过年时也为我们改善伙食的人,我们的皮肤和胃甚至每个毛孔都知道,我们会在田野的耕耘里、长途的运输中,娶亲的队伍里很卖力地回报他们。二是热爱劳动。劳动是美丽的。劳动了才能知道饥饿,才能自然生长;劳动了,才能在槽里分享丰收的果实;劳动了,才能经常看到我们劳动着的同伴,才能在忙碌的风雨中感受或传达我们平凡的友情或者爱情;劳动了,我们才能频频走出户外,享受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劳动了,因着汗水的滋润,我们才有了飘飘的鬃发、闪闪的皮毛、强健的肌肉、生风的四蹄。三是热爱自由。基因告诉我们,我们的故乡在远方,在广阔的草原。如果让我们回故乡,我们不怕山高路长。如果不能够回故乡,我们也希望能在劳动的地方,看到一片草原一样干净的绿地,看到童年的深处我们都曾见到过的花。人类研究结果表明,成年人一生也走不出自己的童年。我们的基因也说,不管爷爷在哪里,爸爸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也永远走不出我们的童年。这一点,我们与人类多相似呀。关爱我们的人们,让我们多亲近一下身边的花朵和青草吧,那一缕缕花的芬芳、草的清香,会变成我们梦里的诗句和歌谣。

感谢上苍,基因里的美好使我们懂得感恩。为感恩,我们在工作中你追我赶,多拉快跑;为感恩,我们在风雪中行走,用身体庇护着主人;为感恩,我们在多少个朝代里,都积极参军入伍,征战沙场……感恩使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感,尊严感,也更美丽。然而,我们照样有一些困惑和无奈。比如几千年来,敌我双方骑兵的对阵,就令我们的心喋血在每次的光荣和失败里。对于两方阵营中的马来说,我们都是为了主人而挺进疆场。在一次次杀红了眼之后,马上的人,人下的马全都失去了道义和良知,开始了亲兄弟之间无情的杀戮。回望千百年来的战场,狼烟滚滚,落日苍苍,旌旗萎地,人仰马翻。我们因为朴素的感情,人类因为过多的利益和算计,各自把自己做了沙场的献祭。如今,星移斗转,时运交替,冷兵器像一把剑悄然回匣,战争改变了形式,我们的马们得以抽身战场,走出心中几十年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再也不希望人类用铁一样冰冷无情的诸如“金戈铁马”“铁马冰河”的词语来赞美我们曾经的、所谓的光荣。许多冷兵器都渐渐消失了,也让我们马的身影从战争的硝烟中永远地褪去吧。我们是马而不再是军马。顺理而论,我们也不想做那些让人为了金钱而癫狂的赛马。我们乐意回到故乡去,成为马背民族一道剽悍的风,成为草原文化的一抹绚烂。

人类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马文化也真该与时俱进地清理了。希望我们与人类共同发挥好人马合作的新精神,适时剔除马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各种马的年画可以保留,它们反映了马的活力,宣示着活蹦乱跳是平凡生命的健康状态。画马的时候也要注意,最好像悲鸿画的那样,写意一点,潇洒一点,让我们的马尾飘逸在秋风或春风里,让我们的马蹄带点泥土、露水或者花的芬芳。玩具类的卡通马也可以保留,它能让我们离人类的童年更近点。我们最爱听唧唧呀呀的、吐字不清的童谣。我们珍惜孩子们因为玩得尽兴而滴答在我们身上的亮晶晶的口水。孩子是人类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摆在世界上的花朵。

让我们共同祝愿马年,无论是人还是马,都能活得自然、健康、美好,并且在各自的世界里,多点诗意。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薛更银

东北乡凭仗村的村子以北,一望无际都是柳树林子。古阳堤被淹没在柳林里,只有到了树叶落尽的冬日,才能隐隐约约看到唯余一痕的长堤。若一夜雪花飞舞,天亮时再看那白雪皑皑中,又难觅古堤的影子,到处都是臃肿而横躺起伏的原野。雪是不会将柳枝压折的,被雪压了的树枝会寻找机会“嗖”的一声弹回去,惊得那躲在林子里的麻雀“轰”的一下离开。柳芽、柳皮、柳枝经过了春的鹅黄,到了夏的油绿,婆娑了起来!风过柳梢,柳随风摆,那铺天盖地的青纱帐像是一波一波的潮水泛着绿浪,人如果进去就好像潜水在这无边无际的绿涛中。

放羊的老杨头常常用刚从嘴里拿出来的长烟袋,指着眼前这景色对年轻人说:这里原

来是一浪一浪地泛着黄河水的黄浪呢!又用跟拉着圆口布鞋的脚踩了踩地说:这脚下的古阳堤就是黄河的南岸大堤啊!

当地人口口相传:那一望无际泛着绿浪的柳树林原来是黄河的故道,黄河也经常在这里泛滥,很久以前有个叫刘大夏的大官,被皇帝派到这里治理黄河,刘大夏用“植柳六法”在沿河堤岸建起了一道道绿色的屏障,锁住了桀骜不驯的黄龙。那个时候的黄河就在村子的北边一直向东北流去,一浪一浪的洪水,滔滔不绝地流。

谁也不清楚是哪朝哪代,突然有一天,当人们早上起来去河滩的时候,发现黄河没有了,一浪一浪的黄河水竟然说没就没了。后来人们才知道,那汹涌起来浪浪滔滔的洪水竟

然隔过村子,搬到了村子南边二三十里的地方,依旧向东北流去。黄河悄无声息地搬家了。惊奇的人们还发现原来生长在黄河里的芡草,现在却挂在了高高的树梢上,黄河离去没有惊动任何人,好像也不需要惊动任何人。后来人们发现,黄河故道上最易生长的就是柳树了。柳树生长周期短,易活,取一枝干,插下即活。春天芽儿如痘苞,风来叶长,一天一个样。也不知过了多少年,黄河的故道就被普遍地种植上了柳树。

因柳树绵软,不能做梁椽,所以栽种的柳树就不让它长大,长到能做椽子时就砍伐了卖掉,叫作柳椽。这是凭仗村以及周围好多村子的主要经济来源,一茬一茬的柳树椽子,养育了一茬一茬的人。

砍伐柳椽是有季节的,一年一次,都是在冬季。等到来年的春天,柳墩上就会发出许多的嫩枝条。那一簇一簇向上攀长的柳椽像是高大的灌木一样。

柳墩上发出的柳枝不是每一个都能成为柳椽的,每一丛都会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择优保留下来一些健壮的柳枝,作为长成后备柳椽的材料。还有很多细长绵软的柳条儿,这些成不了柳椽的柳条儿,就成了编织农用器具和家庭生活器具簸箩、簸箕、斗笠的好材料。

柳条儿作为迎风之物,柳叶细长,枝丫绵软,见风起舞,遇势即弯。极富弹性,木质漂松,无筋无骨,手指稍稍加力,即随力变形,正符合编织材料特性。

暑假连天,当地人用镰刀去柳林里割柳条儿,就像是去收割成熟的庄稼一样,并且



白蛇传

杨光黎

此时才知道,你爱的,是我一位久远的,朋友,断桥上碰头的,皆是有缘? 就是没有,小青的蛇腰一软一软,只绊倒那个前世埋葬她的秀才,这宗精心的邂逅,也不便祝愿我理解你的突兀,却不懂解我的突然,人,生来是去选择的,而非仅仅被选,你在哪个站下车,哪里就是家,这,你说了不算,我也不算,杭州我去过,西湖我也去过,一汪水的孤单,被一堆好诗点燃,苏小小墓前,寻芳客绵绵不断,就还未及把目光伸进去,故事之外

故土难忘

□杨帆

我的家乡位于豫西北的一个古老小乡村,我在那里出生、成长,环绕村周的小河承载了我少年时期的许多欢乐,简易的小学校成就了我的梦想,陪伴我走出小村,去实现我的人生理想。

我的家乡有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名字——东司马。相传,这里是有“小司马”之称的唐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贞的故里。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从懵懂时期到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当团支部书记,再到1984年我被招聘到县直机关工作,我在家乡整整生活了21年。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那里的天依然是那样蓝,那里的民风依然是那样淳朴,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是那样亲切。

我的家乡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小村庄,从这里走出过老红军、老八路。解放战争期间,这里是中共沁阳县四区委所在地,一批批革命志士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为解放全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不久,我的父辈们先后有十余人跨过鸭绿江,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和平年代,村里先后有近百名有为青年应征入伍,献身国防,报效祖国。从祖国首都,到南疆海防、西北边陲的边防哨所,都有过家乡青年小伙英勇的身影。

我的家乡是仅有百余户400多人的小村庄,祖祖辈辈以农耕为业。农闲时,家家户户用木雕印版在白桦纸上印出轮廓,再用手描绘出一幅幅色彩的神像,装裱后游乡串村换成钱贴补家用,过着比周边村民稍微富裕的日子。在粮食最为缺乏的年代,我们村没有人饿死。这个延续了上百年的活计,一直到“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才被取缔。

从我记事起,乡亲们除了种粮食外,还开始了植桑养蚕,并因地制宜建起了养猪场、红薯粉坊、小磨香油坊、小巢础厂,这些小副业虽然没有多大的收入,但也给处于贫瘠的乡亲们不小的贴补。

改革开放后,家乡人一直走在勤劳致富的前列,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服装加工,到新世纪发展种植业、饲养业,再到现在的大面积流转土地和集约化经营,让人刮目相看。现在,村里有20多个养猪、养羊大户,生猪存栏3000多头,羊存栏200余只;乡亲们走出小村,在外乡他村流

转土地2000余亩,种植冬瓜、怀山药等经济作物,靠种地发家致富。

家乡人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在乡亲们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村里一共有110人考上了大学,并且出了10名硕士、2名博士。

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能通过我手中的笔和相机,把我父老乡亲的丰采展示给世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熟知我的家乡。

去年金秋时节,我的这个梦终于圆了。那些天,我频繁奔波在回乡的路途上,在村子里走走、记录、拍照,照片拍了一幅幅,文字记了一行行,一件件往事像电影般快速回放脑海里,几十年间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大伯、大叔、大哥、大娘、大婶、大嫂,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是那样的慈祥、沧桑、自信和坚毅。

我把拍摄的照片选出一组以《我的父老乡亲》为题,分别发表在《焦作日报(青年周刊)》和《焦作日报(今日沁阳)》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断接到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的电话。同学朋友相聚时,大伙儿也常常谈到这个话题,大家谈家乡,叙乡情。离别故乡越久,家乡情越浓,共同的家乡情结把我们的心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客居西安60年的三婶在焦作网上看到这些图片后,特别激动。据堂姐说,这些照片一下子勾出了三婶的思乡情,年近八旬的三婶,仔细辨认着电脑屏幕上那一张张家乡人的面孔,像孩子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去年11月初,我带着在新疆边陲服役的儿子去西安看望三婶,那几天,老人家一直和我延续着这个话题,把村子里上年的人问了一个遍。她老泪纵横地说:“孩儿,故土难忘啊!”

是啊,“故土难忘!”故土,是家乡的象征。家乡是我们的根,是每个游子心里永远的牵挂,那里有我们的父老乡亲,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凝结着我们浓浓的乡情。独在异乡的游子只要看到、听到自己家乡的信息,见到家乡的亲人,那思念家乡的心情便会加剧几分,就仿佛又嗅到了故乡泥土的芬芳,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让泪水模糊了自己的双眼,家乡的一切就会在这朦胧间越发显得清晰……

一桶香油

□辛振乾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丹江河畔。自从穿上军装离开村子,很少回家,身在异地,想念故乡是一种温暖和幸福。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个月总要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母亲总是在电话里说:“儿啊!你啥时闲了能回家看看。”

在一个百花齐放、百鸟鸣啭的春天里,我携妻子、女儿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母亲格外高兴,见邻居们就说:“我大儿子、儿媳、孙女回来了……”那段日子里,母亲累并快乐着,擀面条、蒸窝头、磨豆腐、挖野菜、采槐花、摘桑叶,变着花样给我们做新鲜的、好吃的饭菜。母亲说:“你们平时在城里好东西吃腻了,这些东西看着不金贵,可它养人哩。”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我起床后不见了母亲。心想,下着雨干啥去了?中午时分,母亲回来了,一身汗水一身泥,拉着一辆平板车,车上放着一大一小两个塑料桶,高兴地说,给你们榨点香油带回去。我知道,村里没有榨油机,母亲步行10里地,独自拉着100多斤的芝麻,连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外村榨油去了。

她老人家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整日忙忙碌碌,吃尽千辛万苦。那个年代,由于我们兄弟多,经常是寅吃卯粮,甚至为了几元钱也要向邻居家借。母亲很刚强,养鸡、砍柴、织草毡、摘山枣,换作零花钱补贴家用。一次,母亲上山采药,不小心碰着一个大马蜂窝,蜂群相继攻击,母亲痛得抱头大哭。蜂

群离开后,母亲稍稍休息,接着又继续采药。母亲的坚强和乐观,永远激励着我知难而进,不言放弃。蓦然回首,我从一名农村娃成长为一名青年军官,所走的每一步都有母亲的功劳。

假期很快就要到了,我告诉了母亲归队的时间。那一刻,我忽然注意到母亲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她悄悄地用红笔在日历上重重圈上我走的那一天。我知道,母亲的内心很矛盾,想让我们多住些天,但又怕影响工作,便不好开口说什么。

相见时难别亦难。村口期盼的目光,送别的忧伤、孤独的背影……这样的情景,母亲经历了无数次。自从从我参军后,母亲又先后把三弟、四弟送到部队,自己默默地忍受着孤独。她常常告诫我们兄弟:“公家的事是大事,不要操家里的心,好好工作。”岁月沧桑,母亲一天天老去,而我们兄弟却像鸟儿一样一个个远远地飞走了,不能在身边照顾她,总是感到深深的愧疚。

临行之际,母亲把香油用塑料纸包了又包。因携带行李较多,我说不带了,城里的超市到处都是。母亲不高兴了:“你不要拿回去扔掉算了。”我十分后悔,一句不经意的话,却伤了我最爱的母亲的中心。为了榨香油,母亲把种口粮的地种上芝麻,挑选了100多亩优质芝麻。这不是一桶普通的香油,它是无价的,胜过千万两黄金,它为什么那么醇香?因为那是爱的味道。梦里依稀慈母泪,悠悠铭记赤子心。我常常提醒自己,为人子女,理当常怀感恩父母之心,常说父母爱绽放笑容之语,常做慰藉父母心灵之事。

姥姥家屋后的大山

□王永涛

大年初三,是母亲回娘家的日子,因为初二母亲要在家里迎接自己的女儿回家,我的四个姨家也有同样的情况,所以很多年,姥姥的五个女儿就约定初三同时回娘家。

这一天,无论身在何方,姥姥的五个女儿和外孙、外孙女以及重外孙、重外孙女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盛大的聚会,子孙满堂、儿孙绕膝的境况正是如此。姥姥今年已经87岁高龄了,劳作了一辈子的她已不再从事体力劳动,但却一直为子孙操心。看见我后姥姥直截了当地询问我什么时候结婚,长辈对于晚辈的关心从来不留弯抹角。

记忆里,去姥姥家是儿时最幸福的事情,当时姥姥还住在一处山脚下,这片山绵延几十公里,属嵩山山脉的余脉,盛产密玉。那时只要是去姥姥家,她就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一饱口福。除此之外,大山里除了冬季,其他季节会有让人嘴馋的桃子、杏子、酸枣、柿子等果实。

尤其是夏季,每当大雨过后的两三天内,姥姥家旁边的山涧都会形成一条河流,从姥姥家门前流过,生活在缺水地区的我小时候几乎没有见过河,这雨水形成的暂时性的河流就像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听着河水在山涧流淌的声音,光着脚踩着石头在河里玩耍那是极大的乐趣。

一个表姐建议回老家看看,话音刚落,应者众多。最终几个表姐、表哥领着孩子分乘两辆车向老家出发。自从姥姥一家人搬出去之后,我们很少有机会再回老家看看。虽然多年没来,但路线依然熟悉,只是原来的土路、石子路都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走在路上记起小时候我和姐姐骑着自行车来姥姥家,碰到路边酸枣就停下来摘几颗尝尝的情景。

很快我们一群人就来到了姥姥的老家,熟悉的二层楼房静静地立立在山脚下,由于长时间没人住,二楼空阔的窗户使房子显得有些破败。一楼大门上的春联和院子里燃放鞭炮留下的碎屑证明这里没有被人遗忘。其实姥姥家的房子并不老,是十几年前翻建的,直到现在这栋小屋也是附近最好的房子。走到房子前,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小时候对这里的印象一一浮现出来。记得当时院子里种的有黄瓜、葡萄,大门外有一棵两个人才能合抱住的大槐树,虽树干干枯,但从树干里生长出来的新枝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树冠。如今院子里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藤架,当年干枯的大槐树的树干已不见踪影,新枝长成了茂密的参天大树了。

这时,看到大山的孩子们兴奋起来了,他们已经顺着山路开始爬山,说是路也就是从山口处铺了几米长的台阶,其余的路都是村民上山放牛割草走出来的仅能一人通行的小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大人们也都加快脚步紧跟其后。

山口处有几块村民整理出来的较为平坦的田地,冬日里青翠的麦苗是一片难得的绿色,但因长时间没有降水,麦苗长势并不好。再往上走,我急切地寻找着一个窑洞,在一处矮崖下我看见了它,听姥姥讲当年我就出生在这里,直至满月母亲才抱着我下山回家。现在这个窑洞依然完好。抬眼望去,大山依旧,儿时攀爬过的巨石、崖壁上的山涧依然熟悉。虽然这片大山既无雄伟之势又无俊秀之美,却最能激起我心底强烈的幸福感,也许因为这片大山给儿时的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所以至今我对大山、对爬山都情有独钟。正如一句话所说,一个人对幸福的感觉是对儿时那一抹幸福的记忆。